

R. J. Gadney

'Albert Einstein speaking.'

'Who?' asks the girl on the telephone.

'I'm sorry,' she says. 'I have the wrong number.'

'You have the right number,' Albert says.

你好，
我是
爱因斯坦

A
Novel

Albert
Einstein
Speaking

〔英〕R. J. 加德内

著

王涵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R. J. Gadney

你好，
我是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Speaking*



[英] R. J. 加德内

——著

王涵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好,我是爱因斯坦/(英)R.J.加德内著;王涵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5

书名原文:Albert Einstein speaking

ISBN 978-7-5596-2960-9

I. ①你… II. ①R… ②王… III. ①传记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8367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9-1403

ALBERT EINSTEIN SPEAKING

R.J. Gadney

Copyright © 2007 by R.J. Gadney

All rights reserved

ALBERT EINSTEIN SPEAKING © R. J. Gadney, 2018

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你好,我是爱因斯坦

作者:(英)R.J.加德内

译者:王涵

责任编辑:龚将 夏应鹏

特约编辑:陈曦

产品经理:赵琳琳

版权编辑:张婧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3千字 787mm×1092mm 1/32 印张:10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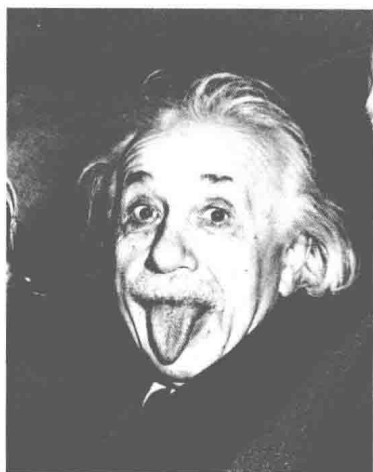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96-2960-9

定价:4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57933435/64243832



译者序

“你好，我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谁？”女孩在电话里问。

1954年3月14日，一个叫咪咪·蒲福的女孩拨错了电话号码，并无意间结识了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从此，这个女孩进入了爱因斯坦的世界，爱因斯坦的晚年生活也因这个女孩而焕发生机和活力。但这个女孩真的存在吗？大人物爱因斯坦的感情经历和家庭生活确实如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吗？

事实真相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正如爱因斯坦在书中反复提到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因此，我们有时会很难区分真实和虚假。或许正因为作者不执迷于真相，他才能把关于爱

因斯坦生平的史料巧妙地串联起来，以娴熟的有趣虚构，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爱因斯坦丰富多彩的一生。

故事源于爱因斯坦七十五岁生日那天。他结束与这个女孩的通话后，继续像往常一样工作，和管家杜卡斯女士交谈，但始终好奇咪咪·蒲福的模样。现在，他已是垂暮之年了，这通电话无疑为他所剩无几的时日带来了新的希望。于是，他又追忆起往事，想到了自己在欧洲度过的青少年时期，想到了在战争中死去的家人和朋友，想到了他这一生的信仰和追求。

接下来，小说转向了从1879年3月14日爱因斯坦呱呱坠地，到1954年3月14日，直至1955年4月18日离世的全部人生历程。其中既讲述了他在学校接受的固定教育模式，也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他自幼养成的独立探究精神及其成果，尤其是对科学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事迹之外，我们还会发现爱因斯坦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渴望爱情，关切犹太同胞的命运，并心系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在他的一生中，曾有过三段难忘的恋情：他和初恋女友玛丽·温特勒的情投意合、和大学同学米列娃·马里奇的伉俪之情以及和表姐埃尔莎·爱因斯坦的半生情缘。然而，对爱因斯坦来说，最重要的情感应该他同犹太人之间牢不可破的关系。尽管他在德国曾遭遇针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和虐待，他还是用尽一生的时间为犹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四处奔走，为全人类的和平奋力疾呼。

此外，小说引用了大量关于爱因斯坦的书信内容、诗歌作品、演讲公告等一手资料，这些无不迸发着智慧和真理之光，让我们深深地折服。爱因斯坦坚信，一个从来不犯错误的人也尝试不到任何新事物，而创造力则是“时间被浪费掉之后的残渣”。法国物理学家亨利·庞加莱称爱因斯坦是“我见过的最具独创精神的思想家之一”；美国普林斯顿前高等研究院院长尤利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1947—1967年）评价，爱因斯坦最突出的品质是善良和非凡的创造力。伟大的创造离不开伟大的思考，爱因斯坦无时无刻不在大脑中进行着自己的“思想实验”，甚至可以说思考才是他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据爱因斯坦晚年的挚友兼同事库尔特·哥德尔回忆，他听爱因斯坦说过一千次“我要想一想”。正是这颗热爱思考的大脑引发了后人无尽的思考，人们不禁问道：爱因斯坦的大脑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迄今为止，这个谜题尚未揭晓，但这部小说为我们诠释出一个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一方面，爱因斯坦的人生轨迹注定是不平凡的——他才华横溢，智商惊人，伴随他成长的重要人物如璀璨星辰般让我们仰望，而爱因斯坦则比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距离上帝也更近，俨然是天之骄子；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又是如你我一般的凡夫俗子，他也有生而为人的七情六欲和悲欢离合，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不再是那位遥不可及的“世纪伟人”了。

那么，这不也是一种真实吗？

献给内尔、杰戈、托比、
埃利奥特和汤姆

如果人人都能过着像我这样的生活，
那么我们就需要小说了。

——1899 年，二十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妹妹玛雅这样说。

普林斯顿市，新泽西州

1954 年 3 月 14 日

“你好，我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谁？”女孩在电话里问。

这一天是阿尔伯特七十五岁生日。清晨，在普林斯顿市莫塞
尔大街（Mercer Street）一栋小公寓二楼的书桌旁，他一页页地
翻着一本剪贴簿，上面带有银色压花字迹：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收藏的专辑

他把西电牌黑色塑料电话贴近耳朵。

“对不起，”女孩说，“我打错电话了。”她带有波士顿上层社会的口音。

“你拨的号码是对的。”阿尔伯特说。

“是吗？先生，请问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自己的电话号码吗？您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电话号码呢？”

“永远不要记那些你能查到的东西，”阿尔伯特说，“或者，让别人帮你查会更好。”

烟草星子从他的石楠木烟斗中喷出，越过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Max Born)的一封来信。阿尔伯特一挥手把它们扑灭了。

“好的，先生，”女孩说，“抱歉打扰到您了。”

“你一点也没打扰到我。你多大了？”

“十七岁。”

“我今天七十五岁了。”

“是吗？七十五岁了，真了不起。生日快乐。”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生日礼物。”

“我吗？”

“你提了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你拨错了号码，对你来说是错误的，对我来说却是正确的。这是一道非常有趣的谜题。你叫

什么名字？”

“咪咪·蒲福（Mimi Beaufort）。”

“你是从哪里打来的？”

“从我的住处，在普林斯顿外面。”

“你说的是你的住处，那实际上你家是哪里的呢？”

“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县格林尼治镇。”

“那是个好地方。你会再给我打电话吗？”

“如果您真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那么我会再打过来的。
我一定会的。”

阿尔伯特拨弄着他那浓密的白胡子：“在电话簿里查下我的信息。”

他不断抖动着右腿，踝骨快速起落，小腿肌肉紧绷。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腿动得这么快。

*

阿尔伯特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凝视堆在桌子上和木制乐谱架上的生日贺卡和电报，毫不知晓这些是谁送的。烟斗里装满了启示录牌烟草，混合着菲利普·莫里斯和温莎王室两个牌子的味道。

有些贺电来自他熟识的人，比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托马斯·曼（Thomas Mann）、伯特兰·罗

素（Bertrand Russell）和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

他不安地坐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忍受着肝脏的疼痛。

他翻开《纽约时报》，看到这期社论引用了萧伯纳的观点：正如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和牛顿一样，历史将铭记阿尔伯特的名字。

椅子上、红木柜子上和临时桌面上都堆放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油印的学术论文，标明了要让他亲自审阅，其中不乏数学家、物理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论文。一架子石楠木烟斗挨着几罐铅笔，后面是一台留声机和一些黑胶唱片，大都是巴赫、莫扎特的小提琴曲和钢琴曲。

墙上挂着四幅肖像画。一幅是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一幅是詹姆斯·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其研究被阿尔伯特称为自牛顿时期以来物理学界所见过的最深刻、最丰硕的成果；另一幅是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还有一幅是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这些画像下面是耆那教象征非暴力主义的带框徽章。

他看着玻恩的来信。

“我相信，”玻恩写道，“绝对确切、绝对精度、最终真理等观念是任何科学领域都不容许和接受的臆想。”

“我也这么认为。”阿尔伯特自言自语。

“另一方面，”玻恩继续写道，“从其理论基础来看，任何

断言皆有可能是对的, 也有可能是错的。这种‘对于思考留有余地的做法’在我看来是现代科学给予我们的最大福祉。”

“很好。”阿尔伯特喃喃自语。

“因为, ‘相信唯一真理并坚信自己掌握了它’是世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

“玻恩这样说很对。”阿尔伯特说道。

阿尔伯特珍爱的彼德麦式的老爷钟敲了十下。当钟声停止时, 他暗自微笑——安宁是爱与静的加和。



1930 年, 爱因斯坦偕同海伦·杜卡斯在柏林犹太教大会堂听音乐会

阿尔伯特的秘书兼管家海伦·杜卡斯 (Helen Dukas) 小姐一直在书窗外等到老爷钟报时。她对刚才阿尔伯特在电话里说的“你会再给我打电话吗?” 很不满。

因为, 这个“你”必定又是一位浪费时间、耽误事的女性仰慕者。

她走进书房，身上带着一股樟脑味。阿尔伯特早就想告诉她“有机化合物柠檬醛的味道不好闻”，可一直没有鼓起勇气说。

杜卡斯小姐挥动着胳膊，拉开书房主窗户上的绿色百叶窗，“哗啦”一声像是在发出训斥。窗外是郊区街道上枝繁叶茂的垂柳、枫树和榆树。

阳光刺得阿尔伯特的眼睛有些流泪。他用手背揉了揉眼睛，又眨了眨眼。

杜卡斯小姐身材高挑、穿着朴素；她来自德国西南部，是个德裔犹太商人的女儿。她的母亲与阿尔伯特的第二任妻子一样来自黑兴根。她做阿尔伯特的秘书兼看门人大约有二十五年了，致力于保障他的生活平静而不受打扰。

她的卧室与阿尔伯特的卧室只隔着一间浴室。还有一间小的工作室兼卧室是留给阿尔伯特继女玛戈特的，她有时会来访。另外一间是阿尔伯特妹妹玛雅的卧室。玛雅四年前去世了。

“您刚才是在跟谁说话？”杜卡斯小姐问。

“一位叫咪咪·蒲福的年轻女士。我喜欢她的声音。她来自美好的老波士顿，大豆和鳕鱼的产地，在那里，洛厄尔家族只和卡伯特家族交谈，很可能也包括蒲福家族。这些家族都只同上帝对话。你能查到她是谁吗？”

“她打错电话给您，而您想让我找出她是谁？”

“是的。从来不犯错误的人也尝试不到任何新事物。”

“您介意我说您不该浪费时间吗？”

“海伦，创造力是时间被浪费掉之后的残渣。找找这位咪咪·蒲福是谁。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镇的电话簿里查下这个名字。还有，请给我一杯热巧克力。”

阿尔伯特穿着磨破的皮拖鞋，没穿袜子。他的衬衫也磨破了，领口敞开，露出一件破旧的蓝色运动衫。

杜卡斯小姐在他脚上围了条毯子。“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生日贺卡。”她惊奇地说。

“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呢？生日是自然发生的事情，反正是给孩子们过的。”他再一次擦去眼中的泪水。泪光与他额头上的皱纹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七十五岁了。我们都不会越来越年轻的。”

他从罐里取出启示录牌烟草，把烟斗装满点上。一团烟雾向上翻腾。“海伦，请把热巧克力拿给我。”

“一会儿就好。”

“海伦，你拿的是什么？”

杜卡斯小姐递给他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上面是1945年8月6日摧毁广岛的原子弹蘑菇云。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一些小学生请您在上面署名。您愿意为他们签名吗？”

在缭绕的烟雾中，阿尔伯特凄楚地盯着这张照片：“如果我必须这样做的话。”

“我把那杯巧克力拿给您。”杜卡斯小姐似乎在兑现一份奖赏。

她留他一个人在照片上签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54 年 3 月 14 日”。

然后他取出一张纸并写下：

广岛有 140,000 人死亡、10,000 人受重伤。还有 74,000 人死于长崎。另有 75,000 人因烧伤、损伤和核辐射而受到致命伤害。在珍珠港又有多少人死去？他们说 2500 人。英国诗人多恩告诉我们：“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去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在为你敲响。”西方世界感到满足，心满意足；而我却不如意。你们在学校学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是许多代人的心血，是由世界各国人民的热切努力和万般劳苦造就的。所有这一切都交到你们手上成为你们的遗产，为的是你们可以得到它、尊重它、扩充它，将来有一天再忠实地把它传给你们的孩子。这样我们凡人才能在共同创造的永恒事物中获得永生。

杜卡斯小姐拿着热巧克力回来了。阿尔伯特往烟斗里装了更多烟草，挥手让杜卡斯小姐坐下：“请写封信……海伦，给伯特兰·罗素。”他口述道：“我同意你的大致观点，人类前景灰暗、